

2020 年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6.8%，意味着什么？会产生什么影响？

王子君 王子君的碎碎念 2020-04-22
20:18

这是我一篇消失于知乎的回答，应关注者要求，重新润色整理如下：

2020 年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6.8%，意味着什么？会产生什么影响？

意味着需要中央创造需求，赶紧的，GKD。

经济危机时，谁也不相信谁。

你不会相信人。对方再怎么光鲜靓丽，天知道他加了多少杠杆，下个月会不会失业和房贷违约；

你也不会相信公司。裁员的裁员降薪的降薪，去年还热热闹闹号称纳斯达克，下个月供应商上门要债搬电脑；

你甚至不会相信地方政府。这个月老师的工资发了么？今年事业单位绩效还有么？工会上门发米发油就阿弥陀佛了，反正市里地也没人买了。

但你一定会相信中央，你知道中央肯定要做点什么。

因为国境线内，山川林海这些实体资产是中央的，工农学商这些知识资产是中央的。至少在我国，这些资源都是中央可以动员的。

这就是960万平方公里和14亿人带来的信心。

钱是什么？钱是信心的实物载体。

没有信心支撑的货币不叫钱，叫废纸；没有信心支持的人民币也不叫钱，叫应急储备。

经济危机时，多数人和企业的钱，都只是应急储备而已，用来维系自己的生存，不是用来投资的。能用来做投资、做研发、做扩大再生产、做基础设施建设、做社会保障的，只有中央的钱。

中央有钱，中央能印钱。

但只靠印钱是找死，大量滥发的货币严重超过对应的有效经济总量，只会加速经济崩溃。

除非你能一手印钱，一手动员14亿人和960万平方公里上的实体资产，那就另当别论。

对，这就是中央创造需求的核心：将国家信用与国家掌握的有效经济总量形成高效对接。

东莞工厂倒了，老板跑路了，我失业了。老乡群里村支书冲我喊一嗓子，我扛起铁锹去挖地；

戴眼镜的说：挖地不如开挖掘机，你是山东人，不要放弃这门有着光荣传统的手艺。于是施工队帮我交了学费，我去蓝翔上三个月速成班；

速成班出来后，我被派往新疆，工头说我们要在那挖个几千公里的地下河，沿着天山南北挖。我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东莞快餐店老板喊我靓仔，新疆没有人喊我靓仔。但是工头说包吃包住工资加20%，我咬咬牙去了；

在新疆人很少，我很无聊，于是白天挖地晚上刷快手。工厂里的老张回老家种核桃，地是政府的，他负责看着林子，浇浇水管管肥，还可以在快手上卖一点，我买了五斤给我妈；

我还闲得无聊在腾讯游戏上又抽了几张卡；

我和工头挖出了一个城市，有水有地，有医院有学校。工头说这里地便宜，一套房十万块，可以贷款二十年还；

工头说马上要有十万人来这里，有的在周围种巴旦木，有的在周围修管道。我不想开挖掘机，我也不想回工厂，我要在这里买套房，再开个烩面店。

不知道这十万人喜不喜欢吃烩面，但我记得那个东莞餐厅老板是怎么做生意的，我一定会对每个客人都喊靓仔的。

这是个虚构的故事，但是这个故事里的大量细节是各自真实存在的。

经济繁荣到泡沫前期，中央要做事其实挺难的，地贵、人工贵、材料设备这些配套都贵。

如果中央自己包下来，搞不了太多；如果甩给地方要支持，地方又要跟你磨。毕竟说好分税制，你不来救我的债，还要我管，钱从哪来？

但是到经济下行时，中央反而有优势：各地哀嚎遍野，之前地方公司化形成的山头，现在裤衩都不要了，一个个排队进京求爷爷告奶奶。

之前不是打报告说这块地很贵吗？现在还有人买吗？还贵吗？还敢压着报告拖三年吗？

人工原料设备的价格也下降，不仅下降，租赁都可以。工业设备企业为了拿到国家订单再去拿银行贷款，只要不白给，什么条件都可以谈。

人的事情最好解决。中央不仅有钱，还掌握大量社会消费品的产能。不仅给你发工资，还能给你发柴米油盐。当

然，不是粗暴地发给你，运菜做菜都可以社会化经营，食堂也能解决就业嘛。

说实话发手机都可以。三大运营采购一批小米华为OV，5G套餐都给整上，工资里慢慢扣。

掌握货币、打通地方隔阂、低成本获得人、物、料的资源。别说沿着天山南北挖，就是葛优当年构想的喜马拉雅山挖个口子引西南季风，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

你看这两天又有人提议，从新疆挖运河，连通俄罗斯的河运，直接连到摩尔曼斯克港。

所以不要一听到罗斯福新政就觉得土，一听到凯恩斯就觉得老掉牙。

经济下行时，国家主导逆周期调节是必然，否则就是自由落体。真正要思考的，是如何有效创造可以长期转化为有效经济总量的需求。

罗斯福新政中的修桥修路修机场修港口，这些基建极大地增加了美帝的内部流动性，提升资源优化效率，降低社会成本，很多设施用到今天。

至于罗斯福新政中每个城市建体育馆这种，就争议比较大。因为当时执行时没有太考虑人口的流动，很多体育馆确实长期荒废。

有些国家战略项目，中央看着一直手痒但没机会，这次可以批量上马。这不是文明5，奇观不误国；

但另一方面，要有系统化的批量模式，在腾冲黑河线以东能够大规模复制的，这将是主体。这个主体部分的规划要细致，尽可能不要运动式一窝蜂，避免浪费转化效率。

这时候，我就想起来一个人。

林毅夫。

县域经济，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。林毅夫强调县域经济是五六年前了，主张城镇化则快十年前了。

城市化已到极限。北上广深继续做优化，省会和重点城市如青岛大连之类的补齐短板，这些工作是很重要的，但是这只是刀尖部分。

当下有机会再往上走一步的，就徐州吧？

而且在经济下行期里，资本继续倾斜城市，反而更容易造成萧条。城市是风险，不是风险池。经济危机在城市里爆发，只能转移出去，单凭城市是无法实现软着陆的。

林毅夫对县域经济的表述比较正式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来口嗨一下：

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县域经济的一体两面。

城镇化主张推进中国2000多个重点城镇（一般是区县）的现代化，要求这些城镇具有一定规模的医疗、教育、商业、物流等基础设施，并且要与核心城市强链接。

这样能够转移城市的部分低收益产业门类，吸纳城市所过剩的劳动力和资金，以城市群的模式来完善地区经济功能，而不是把所有能力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。

这种对城市进行产业优化的手段，能够降低城市在资金、人口、物资上的过密趋势。降低集中度，实际上就是降低风险爆发的烈度。

城市高风险、高收益，一旦风险爆发，也是高代价。金融一出现崩溃，哪怕局部，也会导致该地区的工业门类资金链迅速多米诺骨牌式倒下。而产业集群一旦消减，流失海外，重建极难。

同时，密集区域内大量人口短期内同时失业，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风险，这是城市的致命短板。

但出于产业惯性，城市都会自发出现过密化趋势，自动聚集风险。如果期待看不见的手来调控，只会太晚，爆发时，代价惊人。

所以要以规划手段来引导干预。

另一方面，城镇化实际上为城市的过剩资源提供出口，能够形成有效投资，而不是聚集在城市的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，收益率越追越高。

有足够的经济腹地，这些腹地有可靠的基建和生活硬件设施，资本与人力就会从城市中释放出来。城市获得收益，城镇获得增长。每个区域都能形成趋向良性的循环。

在大城市的压力下你不敢生孩子，在一个安宁的现代化城镇里，很多人是愿意的。因为按照城镇化的构想，这种城镇也是几十万到百万人口，有三甲医院有外卖有快递有重点高中。

否则还是一城吸血一省，一省的人和资本进了城后，就梦想着出国了。

这里的关键，是城镇自身、和城镇与城市之间的高效链接，这需要海量基建才能完成。搞不好我们要再建一遍高铁网。

新农村建设，则是要梳理农村的功能，形成城镇与城市的经济纵深。

这个经济纵深有两大方面，一是资源纵深，一是资产纵深。

资源好理解。山川林海，有矿有木有米有鱼，如果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高效产出，就必须要实现现代化农业生产。

但现代化农业的核心，是产权简单。这片地一个主体就行，这样购买找他污染找他，降低交易成本。这片地如果属于几千几万人，整合产权的难度太大，交易成本太高。

但像温铁军老教授所说：我们是原住民国家，我们没有被殖民者消灭完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农民都分了地，改开后这个关系又明确了一次。所以我们在农业产权上是严重碎片化的。

营销号说荷兰农业的人均产出是我们的1000倍，这个太扯。但是一般估算3至5倍是肯定的。

这种碎片化本来极难改变，只能利用工业化一点点吸引调整。不过新农村建设正在慢慢加快这个进度，因为经过前几年一刀切式的推行，上下都发现：

太不划算了。

为几十户人拉几百公里的电网，修几十里的山路。这确实是为人民负责，但是这个代价也是全民承担，这个经济账是总要算的。

转机在于，经过前几年的一刀切，农村人口已经可以快速进入城镇城市。在当下这个节点，中央已经掌握了数据：哪些农村是有保留聚集需求的，哪些农村是愿意迁出山里的。

不能因为某些情怀，就一厢情愿认为农民就该留在农村，要尊重农民的发展意愿。进城当产线工人，是城市化中资本对农民的意志，农民不会愿意；但进城镇当小有产者，多数农民是可接受的。

愿意保留的，建设田园综合体、生态小镇、特色旅游，这其实是温铁军老教授所强调的生态经济。农业部更名农业农村部后，实际上掌握了对农村和农业的整合改造权限，拥有这个职能。

愿意离开的，流转土地，进城。这也是为什么加紧出台了农村土地政策，为的就是让农民有资本进城镇，并且要以小有产者的身份进去。

整合后形成的农业产权，不仅是高效产出的资源市场，能够进一步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与多样化需求；也是一个庞大的沉淀资产。

因为碎片化的产权虽然有价格，但是交易太困难，实际上这个价格不成立。例如我国有大量林地可以买卖，但是个人买几百公里外的几棵树，没价值；大买家去面对几百个农户分别买树，太复杂。

整合成一个个庞大的实体，统一生产、物流、销售的接口，就能既面向大买家也面向个人。这种可交易的资产，才是真正有价的资产。

资源能够确保全国安全，资产则能极大扩张全国的有效经济总量，即使印钱，也有实物可以与之对应，避免严重通货膨胀。

城市化是刀尖，城镇化是有活力和厚实的腰部，而新农村建设是沉默坚韧的庞大底座。这是我对林毅夫创立的“新结构经济学”的一种解释。

我认为林毅夫说的“20年繁荣”，不是妄言。

疫情爆发后，有大佬和我开玩笑，之前头疼的三大问题，一下子解决了：

去产能，好，落后产能批量完蛋；控制城市人口，好，人不来了；推进农业现代化，好，为了防疫，都上自动拖拉机了。

玩笑归玩笑，但危中确实有机。在下潜时聚力，才能在上跃时爆发。

虽是我姑妄言之，诸君姑妄听之，但还是希望能够如此。

这是今天的“我比海里聪明”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

这篇回答在刚发布时，在知乎上引起不小争议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多数人认可城镇化的方向，争议的焦点在于新农村建设，特别是对温铁军教授观点引用。反对者认为，温老是“小农经济”的坚定支持者，因此整合农业产权的想法是严重曲解温老的主张。

我个人认为，这种试图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的思想，才是对温老的曲解。

当下困境，粗暴地讲，就是金融资本总量远大于有效经济总量，尤其是相对于实体经济，出现了严重偏离。这种偏离如果不加以手段干预，就会产生震荡式回归，导致经济严重下行。

干预的手段有很多种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做大有效经济总量是核心。而对我国来说，三农之间沉淀了大量经济总量：山川林海，耕渔牧猎，景观悦目，物产丰茂。

怎么把这些沉默的经济总量转化为有效经济总量，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保护农民的阶层稳定，形成农村的百业兴盛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，这才是温老很多思考的核心。

温老常提的日本综合农协，有反对土地流转吗？有反对农业现代化吗？相反，日本综合农协的一大成功，是将农村各种经济要素有效市场化金融化，让城市资本可以进入农村投资，并在交易过程中保障农民的权益，为他们提供知识支持和安全底线。

要理解温老的主张，还是应该认真读读梁漱溟乡建中心的报告。

感谢收看。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走出危机的思考，欢迎到知乎上向我提问。

王子君

END